

二维码“扫墓”，不扫也罢！

黎 昕

“未来扫墓，直接扫二维码”将不再是网络段子，重庆市一陵园将二维码印到了逝者墓碑上。3月29日上午，永川区白塔园负责人介绍，为方便家属祭扫，该陵园的花坛旁、大树下将竖立铜牌，上面印着逝者姓名以及二维码，好似一张逝者的名片。(3月30日《重庆晚报》)

初读此消息，原以为是某地脑袋发热的“博眼球”之举，到网上搜类似新闻，诸如“今天，你用微信扫墓了吗？”“多一些‘二维码扫墓’来移风易俗”等消息铺天盖地，甚至连“清明扫墓，二维码开卖”的消息都赫然在列，令人惊愕。信息时代，科技的创新改变也方便了现代人的生活，笔者不反对创新，也很支持移风易俗，但二维码“扫墓”这种“与时俱进”的创新，却多少令笔者感到滑稽。

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，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，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。按照旧的习俗，扫墓时，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，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，再将纸钱焚化，为坟墓培上新土，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，然后叩头行礼祭拜，最后吃掉酒食回家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祭祀程序和仪式不断变更，人们对环境保护和文明祭扫的认识也在不断加强。在移风易俗和

文明祭扫方式的创新中，不乏鲜花祭祀、植树祭祀等各种有意义的祭扫方式出现并逐渐被现代人所接受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其中也出现了不少诸如“代人扫墓”之类有争议的创新。在笔者看来，二维码“扫墓”当属后者。二维码“扫墓”是由英国多塞特的一个葬礼承办公司在2012年发起的，一位名叫Gil·Tuttiert的妇女在其丈夫去世后，将二维码芯片安装在丈夫的墓碑上，以音像缅怀丈夫，这种技术随即在英国大受欢迎。

通过了解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二维码“扫墓”技术被研发的初衷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，这与“代客扫墓”的商业殡葬服务在根本目的上不一一致。这种为了商业利益而被开发出来的祭扫方式，就这样披着移风易俗和与时俱进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走入公众视野。

缅怀先人，重在虔诚。在笔者看来，清明祭扫，最好能到亲人墓前或鞠躬或献花，表达敬意和思念之情，若因他事，确实无法到亲人坟前，只要有一颗感恩和真诚的心，不必去搞那些“请人代扫”和“微信扫墓”的形式。国家倡导移风易俗和文明祭扫的初衷便是去除封建糟粕和其中的“形式主义”，我们何必用新的怪怪陆离的形式来扰乱我们“清明”的心呢？

二维码“扫墓”，不扫也罢！



编者按：

山东省尼山书院孔子公开课继去年11月开课以来，围绕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讨论在山东蔚然成风。3月28日，公开课第二讲在济南举行并向全省直播，今后将每两周举办一次。本报即日起开设“孔子公开课笔记”专栏，为读者梳理专家学者授课过程中的精华部分。

孔子之前的2500年 什么样？

3月28日的主讲嘉宾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，讲座题目是《从“五帝三王”到孔子》，主要介绍梳理了孔子诞生之前的2500年中华文明史，以及对孔子思想产生的影响。在姜广辉看来，现代人了解孔子之后的2500年，但对之前的2500年知之甚少。

姜广辉首先解释道，“五帝”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(用《史记》说法)，“三王”指三代，包括夏禹、商汤、“周文武王”。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将西方史前分期分为两段——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，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有巢氏时代、燧人氏时代等均能巧合地与西方史前分期相对应。

对于“五帝”传说时代的文化意义，姜广辉认为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炎帝和黄帝被众多民族奉为共同的祖先，除了有其血缘原因外，还在于炎帝和黄帝推动和初步实现了华夏大地的民族大融合。华夏民族崇尚文化，而不崇尚武力。某一氏族获得中心地位是由于文化贡献，而不是靠武力征伐。“炎帝神农氏，靠农业和医药的发明；黄帝轩辕氏，靠车子的发明。”

姜广辉同时指出，“五帝”传说时代也是“德治”时代的开端。尧、舜是“德治”的代表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”德治的主要内涵是以德居位。当统治者以道德优势做了统治者，道德必须好，没有道德不能居于高位。当尧老了的时候，要选一个接班人，最终选了舜，舜是以孝闻名。倘若统治者不遵循德治原则，甚至残虐臣民，臣民便有革命的权利。姜广辉认为，传统儒家对“汤武革命”、陈胜吴广起义的赞扬以及儒学思想中对“天下为公”“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”的肯定，体现了儒家在当时总结和继承传统后的进步性。

姜广辉说，“五帝”时代是中国的原始社会，实行“氏族公有制”，即儒家所说的“大同”时代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是中国早期文明国家，属于宗族私有制时代。

他认为，“氏族公有制”向“宗族私有制”转变的原因在于“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”的理念。这一理念使直系血缘受到重视，血统

中华文明5000年，孔子之前2500年，孔子之后2500年。姜广辉认为，孔子集中了在他之前的2500年的智慧，为中华文明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，所以《孟子》曰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

(本报驻山东记者苏锐整理)



让尊贤敬老美德永久传承

王松松

归家祭扫闻乡音

早在三天前，济南市奇石坊的老板张铭就订好了回老家的车票。“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但父亲和祖辈的坟还都在，总要回去给他们磕个头。”早在20多年前，张铭就随父亲来济南倒腾石头，“父亲过世前，就嘱咐过要葬回老家。”

在老人家眼里，张铭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。“过年也不回来，地也包出去了，他家的宅子里一到夏天就长满杂草。”张铭老家的村支书王文志叹道。

即便这样，张铭每年清明总要回家一趟，给父亲的坟添点土。“回去听一听乡音也是好的，虽然在城里买了房，安了家，但总感觉自己的根儿还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。”每年回家，张铭总要尽量带着自己的儿子，“他连老家的话都说不利索了，村里的左邻右舍都叫不上他的名字。”

与张铭主动回家不同，今年31岁的王利民“被要求”今年必须回家。“父亲说今年要带我上坟，父亲老了，以后这就是我的活了。”在王利民的老家，清明节上坟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，上香、磕头、烧纸、添土、插新枝各种程序和步骤都不能乱，虽然不理解为什么，

但王利民还是很听话地跟着父亲学这套章程。“程序可以学不全，但对先人的这种尊敬一定要传承下去。”

“听到老人说家乡话，总感觉心里一暖。”每次回家，张铭总要找邻居熟人寒暄几句，“虽然是家长里短，但听他们说话总是没来由地让我心情激动。”

感恩先人更要厚养老人

清明节将至，济南市殡仪馆发出通知，今年将继续开展鲜花换纸钱、天使信箱、追思卡等“新三样代替旧三俗”的文明祭奠活动。采访中，约九成泉城市民对此表示支持。“清明节不是‘焚烧节’，大量烧香烧纸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引发火灾。”

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焚香烧纸与清明意境格格不入。”济宁市任城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成丰认为，在清明节时祭拜先人，是晚辈心怀感恩，表达对先人的哀思，但哀思不一定要用烧纸钱的旧习俗来体现，烧纸钱只是流传下来的一种方式，对清明节的尊重应该是“重意不重形”，“关键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。”

清明时节，追忆亲人，缅怀故人，

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近年来，山东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成效显著，齐鲁大地敬老尊贤之风日渐浓郁。在随机采访中，有七成以上人群表示，清明节应该祭祀先祖，感恩先辈；超过五成的被访者表示，今年清明会回家看看。

“祭奠先人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传承先人美德，善待健在的亲人。”在淄川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闻其东看来，与其父母不在时焚烧纸钱，不如趁父母健在及时行孝，哪怕只是常回家看看。

近年来，山东省不断推进“四德工程”和传统文化建设，大力宣传“孝善文化”，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，孝义之风盛行。“虽然清明焚香烧纸的现象依然存在，但不孝顺老人的现象明显减少了。”王文志说，“四德工程推广以来，厚养观念逐渐深入村民内心。”

祭奠不忘国家先烈

近日，前往潍坊烈士陵园的市民逐渐增多，不少市民在清明节前走进烈士陵园，瞻仰烈士纪念碑，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。这座始建于1951年的园区，有1800多名烈士长眠于此，其中包括无名烈士537名。“战争时期，他们为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在垂柳新枝的摇曳中、各色花树的馨香中如期而至。中国人自古就有清明踏青和扫墓的习俗，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在清明时节踏青扫墓、祭祀先人、重温记忆。清明节蕴含着中国人悠长而真实的情感，记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。谨以此文追思故去的亲人，唯愿岁月静好。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陈丽婕

姥姥在新搬迁的房子里用小火炖老母鸡，院子里的鸭子吃饱后也躲到桃树底下乘凉了，我提出要到姥姥的老房子那儿看看。

去老房子的那条小道长满了野草，路中间的星星点点是打这经过的羊留下的。太阳浓烈得让人睁不开眼，只得脱了外套，遮了眼睛，蹑蹑而行。天空中不时有鸟儿飞过，在鲜艳的草地上面映射出飞机翅膀一样的身影，应该是喜鹊吧。

因为旧村改造，原来村东头的那个大水塘被拦腰截断，在中间用黄土夯起了高五六米的大土垄，只在一侧剩下一汪浅浅的水洼。只见那水洼上面漂着一根圆木，应该是拉木材的车打上面经过时，不小心掉下去的。也许因为它碗口粗，不到两米长，没有人愿意下去把它捡回来，任由它在那浮着白沫的水洼子里浮沉。小时候大人们说水塘里住着一只龟壳有大盖帘那么大的老乌龟，小孩一旦靠近水边，就会被拖进去，再也出不来了。现在水都快没了，也没见着老乌龟，也许它早就算到了有这么一劫，早早地搬家了吧。

柳树下的大水牛不见了，撇着屁股抓鱼的鸭子们不见了，在岸边扑棱

翅膀的大白鹅不见了，在水边洗衣服的姑娘们也不见了。也许她们早已嫁作人妇，过着或繁琐或平淡的生活，只是莫忘了，那一年，清冽冽的河水上映照出的俊俏模样。

村里的“豆腐西施”老了，她依然会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推着豆腐车满村子叫卖热豆腐，原来在她豆腐摊子周围跑来跑去的大黄狗不见了，换成了一只唤作“豆豆”的小白狗。我站在那里正想得神，无意中瞥见土垄的那边一个坐在马扎上、戴着老花镜的老头正歪着头费力地往这边看，似乎在说“姑娘啊，别想不开啊”。我冲老头一笑，心想：水这么浅，即使我跳下去，也没不了我呢。我以为这样就算完成了对话，没成想老头站起身来，大有过来劝慰的架势，我只得退回来，匆匆地走上一条不知名的小路，逃掉了。

姥姥的旧居呢？约莫到了地方，一抬眼，不成想大块大块的水粉色扑面而来。这块地应该被人承包下来做了果园了。我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近前的一朵桃花，香气淡薄，还没有阳光下草的味道来得浓烈。眼前的七八亩地都被果农围篱笆围了起来，上面爬满了野蔷薇，尚未含苞。前面不远处

卧着一棵榆树，上面还挂着新鲜的榆钱儿，我不假思索地撒了一把放进嘴里，好甜，但还没等咽下去，一只母鸡咯咯哒哒哒哒地开始叫唤开了。你这是在向主人报警吗？我就不吃了一串榆钱儿吗？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人来，但见那母鸡从桃花树下的鸡舍里慢慢踱了出来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多摘了几串榆钱儿，边走边吃。

这边的老房子有的已经被拆没了，有的只剩下一面墙，有的房子虽然看着完好，但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似乎在告诉来人，房子已经好久没人住过了。“喵！”一只肥猫从废弃的下水道中露出半个头，试探性地叫了一声。我礼节性地回应了它一声“喵”。好像排除威胁的样子，它慢慢把自己从下水道里面钻了出来，轻轻一跃就上了墙头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院子里的动静。也许它很恋旧，即使不在这里住了也还是经常回来看看。又也许它是在新房子里出生的，猫妈妈跟它讲过许多老房子的故事，它今天过来只是见识一下。也许，它只是发现了老鼠的踪迹。

看着看着，远处传来的鞭炮声吓了我一跳，村子里应该有小伙子娶媳